



夕子的近道

〔日本〕长嶋有 著 / 杨伟 译

● 荣获第一届大江健三郎文学奖

大江健三郎评价说：

《夕子的近道》向新一代的日本人传递出久违了的小说的魅力，读这部作品有一种独特的快感，很想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外国的读者。

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夕子的近道

〔日本〕长嶋有著 / 杨伟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夕子的近道／(日)长嶋有著;杨伟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9. 4

(21 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ISBN 978-7-5447-0782-4

I. 夕… II. ①长… ②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5821 号

Yuuko-chan no Chikamichi © Nagashima Yu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278 号

书 名 夕子的近道
作 者 [日本]长嶋有
译 者 杨 伟
责任编辑 赵 薇
原文出版 Kodansha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插 页 2
字 数 133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782-4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关于长嶋有的《夕子的近道》

胜又浩^①

这部小说设置了众多可爱的小小秘密,让这些秘密时而在出人意料的地方悄然破解,时而迎来不同寻常的进展,从而使读者充分享受到阅读的乐趣。

比如,一开始作者就写道,主人公在黎明时因听到海猫的叫声而睁眼醒来。既然这儿并非濒临海岸的街市,想必那叫声就不应该是来自海猫,而是某个工厂生锈的机械在嘎吱运转吧——主人公就这样思

① 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法政大学文学部教授。此文为胜又浩先生特意为《夕子的近道》中文版所撰写的解说文。

付着，又坠入了梦乡。而且，这声音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多次出现，直到在故事接近尾声的“我的脸”一章中，即主人公决意离开这个街市的时候，才豁然发现了那声音的真相。某一天夕子曾经告诉他，附近有一家通宵营业的奇怪书店——原来，那声音就是书店的自动卷帘门缓缓落下时的响声。

可是，与其说在此似乎并没有发生“接下来，因此而又如何如何之类”的问题，毋宁说诸如此类的可爱的小小秘密随处可见，被大量穿插在舞台、背景甚至人物当中。稍作强调的话，无疑正是这种富于意外性的、阿拉伯图案式的描写方法构成了阅读该小说的趣致。而在这众多的富有魅力的秘密中，当数头号秘密的，不啻主人公自己的名字。

不可思议的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缺乏固有的名字。其他的主要人物无不有名有姓，唯独至关重要的主人公的名字直到小说的最后都是一个不解之谜。在前述“我的脸”一章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述。那就是主人公作为证婚人，在夕子的结婚申请书上签字的场景。

“你呀，原来叫这个名字。我可是第一次知道。”瑞枝这句接下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瑞枝，你和我认识，已经几个月了？”

“嗯——因为我一直是用‘你’来称呼的呗。”

“嗯，我也只知道姓。”夕子也说道，来回打量着我和我写的字。

“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儿，但却不知道写成这几个字。我一直

以为不是这个字,而是写成带人旁的那个字呢。”听见店长也那么说,我不禁有些张皇失措。

都已经写到了这个分上,可最终却还是没有道出具体的名字。即使在终章“大伙儿在巴黎”中,也终究没有点破。其他的小秘密无一不在行文的某处被一一破解,唯独处于中心的人物名字却始终深藏不露。没准是作者的疏漏?不用说,这压根儿就不可能,因为作者曾在其他某处说过这样的话:

长嶋有:那俨然就是故意为之呢(笑)。有点写到兴头上得意忘形的感觉,完全如此。可以说是把读者撂在一边,兀自在精雕细刻似的。想必这样一来,读者就会感到惊奇吧。(《并非描写的是家族》,《法政文艺》第4期,2008年6月)

以上是作者接受学生的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换言之,作者大有在这里自我游戏的味道。因为其他的谜底都在行文中分别进行了交代,所以读者势必期待着主人公的名字也同样在某个地方被破解,给我们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可是,作者最终却故意背离了读者的这种期待。

顺便说一句,遴选这部小说作为大江健三郎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大江本人,曾推测主人公的名字为“保”。对中国读者而言,或许这种说法有些费解,这是因为作者“长嶋有”的“有”字还有另一个日本读音,

那就是“たもつ”，而这个“たもつ”也可以写做另一个汉字，即“保”。但以本人的拙见，大可不必如此拐弯抹角，不如直接认为，主人公签的名就是“有”字，而弗拉可可屋的店主则以为是带人旁的“侑”字。或许这倒与主人公的性格更加匹配吧。这是因为两个字的发音都是“ユウ”，“有”具备“存在”的意思，而常常用做人名的“侑”则含有“助人”之义。正因为主人公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才会被夕子拜托去当证婚人。不也正是因为他的存在，聚集在弗拉可可屋的人们才得以极其自然地建立了恍如柔性的家庭成员抑或兄妹间的那种温暖关系吗？

不过，这个主人公的不解之谜并非只限于名字。事实上，他来自何处，为何要在此驻留，又打算前往何方，这些也都无从知道。在这种意义上，他堪称现代的“まれびと（稀人）”。“まれびと”是民俗学者折口信夫的古代学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指那些翩然降临于村落里，逗留一阵后又去往另一个地方的人。在村落里，他寄宿于佛堂或祠庙里，依靠人们的布施而过活。因此，可以说他是一种乞丐，但实际上，他又同时是圣者（神），是给这个村子携来幸福、带走祸害的人。

一旦与这种“稀人（まれびと）”的形象挂上钩来，主人公的性格就豁然明朗化了。首先他是无偿地寄宿在弗拉可可屋的仓库里。说来，这就相当于获得村长的允诺而寄宿在佛堂里的人吧。于是开始了从弗拉可可村居民处接受各种施舍的生活。不仅库房里的被褥、电动暖手器等是如此，就连瑞枝送来的烤火炉、电动牙刷、浴盆的搅拌棒等，也在此列。与此同时，大伙儿喜欢拜托他帮帮忙什么的，以至于在发生踏板车事故之后，瑞枝首先联络的对象就是他。而夕子也乐于向

他咨询一些恋爱方面的难题。主人公就是这样，既是一个乞丐，亦是弗拉可可村当下的氏族神。

弗拉可可屋是一家经营西洋古董的店铺，即俗话所说的古董店。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他便是酷爱旧货的店长偶然收罗到的古老“稀人（まれびと）”。而在 21 世纪的弗拉可可村，他或许也和其他的古董一样，得以悄然复苏了吧。尽管为了把二楼的房间腾出给新婚的夕子夫妇，他最后离开了村落，但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为难的迹象。他仿佛自有可去之处，而这无疑是因为他并非此间的凡人之故。

尽管这么说，作为现代的“稀人（まれびと）”，显然他既不像是乞丐，当然也不像是神明。对此，作者的运笔简洁而潇洒。瑞枝对主人公说，越来越觉得你就像是背景一般透明的人呢。这是在她骑车摔伤后，主人公前去探望她时所说的话。的确，他是一个即便前去探访独居女性的房间，似乎也不会引发什么情色场面的男人。说来，他就是这样一个卫生而无害的男人。此外，以栖身之处为首，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人际交往上，都从不曾听见他流露过抱怨之声，也从不向其他人提出这样那样的主张，或是发出这样那样的指示。他接纳和包容一切，默默地守望着那些在自己眼前失而复现的弗拉可可村村民，默默地与他们交往着，就像戏剧或绘画的“背景”一般，属于“在”也无妨、“不在”也无大碍的一种存在，一个影子稀薄的人物。

可是，不进行自我主张，不张扬自身的存在一旦彻底到这种地步，那么，在某些人眼里，反倒很可能引发一种恐惧，害怕其背后是否藏匿着什么难言的隐情。因此，一个同是古董商的业者，即偶尔看见他的

一个“大叔”，就把他叫做“阴沉着脸的青年”。于是，他自己也情不自禁地说道：“过去就有人这么说过呢。说我的表情就像是在宿舍里制造火炎瓶一样。”在不同的人眼里，从不同的角度看，没准他还是个激进派、革命运动家，抑或密谋颠覆整个世界的危险人物。说他是“阴沉着脸的青年”，或许在大多数读者看来，委实有些出乎意料，但作者确实表现出了这样的意图。说来，当一个平素和蔼可亲的人独自一人时，偶尔也会意想不到地流露出抑郁不快的表情，让我们目睹后不胜惊愕。这也是时而发生的事情，并非完全不可理喻。

假如这就是从主人公的外表所观察到的“脸”，那么，对于熟谙他平常言行的人来说，他分明还有着另一张截然不同的脸。某一天，瑞枝和夕子就这样说道：

“对于你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俩曾做了种种推理呢。”……

“……于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在弗拉可可屋的前面停着一辆黑色的大轿车。从里面悄然走出一个干练的管家，毕恭毕敬地说道：

“‘少爷，游荡的生活也该适可而止了吧？’”

“然后呢？”

“然后，你就‘嗯’了一声，点点头。”

“我‘嗯’了一声？”

“是的，然后坐进加长轿车的后座，就那么扬长而去了。”

对于这两个女性来说,他俨然是一种“星星王子”式的存在。如此这般,主人公在周围的人面前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孔,从而激发起他们的想象力,催生着他们的梦幻。而这正是现代“稀人(まれびと)”的使命。

夕子告诉了主人公一条属于她自己但却不为普通大人所接受的不同“近道”,不用说,这条近道也恰好预示了她那种导致祖父猝然晕厥的生存方式。而她选择了主人公作为这种生存方式的“证人”,认定身为“稀人(まれびと)”的他是担此重任的最佳人选。

不过,在上述引用的场景之后,紧接着是这样的情节:听完瑞枝的话语,主人公当即回答道:“你是漫画看过头了吧?”倘若真是如此,那么,无论是把他视为卫生无害的“背景”式人物,还是相反看做潜藏的激进派,抑或把他想象成“大富翁”的贵公子,或是把他称之为现代的“稀人(まれびと)”,在他看来,或许都不啻“漫画看过头了”的产物。设若如此,恐怕这也包含了作者向现代日本发出的不乏批判意味的信息吧。

或许话题稍微显得有些跳跃,不过,一旦这样来考量问题,我就不能不认为,这也正是当今日本的现实。换言之,在这部小说中,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他所引发的事件本身,而是聚焦于他在人们身上所诱发的他们自身的想象。所谓“漫画看过头了”,没准就是这种意思吧。

当代中国人将会怎样解读这部《夕子的近道》呢?我对此展开了各种想象。毋庸置疑,在当今的中国,既然村上春树和渡边淳一都受到了读者广泛的接纳,那么,该书作为表现了现代日本某一方面的小

说,也肯定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欢迎吧。这无疑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现代小说的状况,我又不能不深感兴趣,那就是忝列其间的该书将获得怎样的一席之地呢?话虽如此,本人对中国的现代小说却所知不多。无非是井底观天似的粗知王蒙、古华、张辛欣、莫言等文革后蜚声文坛的一代人,抑或像残雪、陈染、林白等九十年代后活跃于文坛,而在日本也颇受瞩目的一代人。即便仅凭我粗浅的知识也不能不感到,他们的文学和这部《夕子的近道》大相异趣。尽管中国的作家们也是千人千面,各具特色,但即便是被称之为“个性化写作”的作家们,也无一不是背负着经济高速增长、世态迅速变化的国家的命运,来思考并书写着人的问题。而与此相对,在这部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的《夕子的近道》中,却既没有所谓的国家,也没有所谓的政治。既没有可以称之为事件的事件,也没有过于严酷的生活。其中,即便发生了女高中生怀上了教师的小孩这种事情,它也既没有酿成什么事件,也没有发展成什么丑闻。而仅仅是导致了祖父的猝然昏厥。教师尽管因此辞掉了教职,但并没有因此而毁掉一生。他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虽说这是一个一切都受到宽容和接纳的社会,但也可以说,这正是当今日本那种温开水一般的和平状态的实情吧。

作者在“终章”里将“大伙儿”悉数送到了巴黎。在那里,他们毫无抵触感地享受着做“巴黎的日本人”的快乐,而这也正好体现了现代日本人的某一侧面吧。在法国,或者欧洲,他们可以就此通行无阻。

大江健三郎在前述的评选感言中写道:“这部作品在具有如此批

评性自觉的同时,又饱含令人怀念的小说魅力,并且是通过全新的日本人来加以表现的。”对此,我持基本赞同的态度。如今,日本文坛的小说大都充斥着病态之人的故事,或是过于露骨地表现出试图破坏小说形式的野心。在尽是此类小说泛滥的现状中,该作者的创作充满了小说本来的魅力,让人可以快乐地阅读故事本身,但又充分地揭示出了时代的特质,堪称为数不多的、值得信赖的作品。

目 录

1. 瑞枝的踏板车	1
2. 夕子的近道	30
3. 干夫店长的前女友	61
4. 朝子的箱子	89
5. 弗兰索瓦兹的法兰西	118
6. 我的脸	149
7. 大伙儿在巴黎	188

瑞枝的踏板车

来到弗拉可可屋的二楼上,已经快一周了。房间里有一个和式衣橱和一个书架,还有一个很大的碗橱和梳妆台。它们不是倚墙而立,而是突兀地排列在房间的正中央。一开始我还真是纳闷,像这样把碗橱挡在衣橱前面,一旦要把衣橱里的东西取出来时该如何是好。但我马上就明白了,这儿只是起着临时仓库的作用。不过,弗拉可可屋作为一家经营西洋古董的店铺,竟然有着和式衣橱和梳妆台,不能不让人觉得有些蹊跷。好几张装裱过的大幅绘画倚墙而立,上面还蒙着一层薄布。梳妆台就立在壁橱的前面,以至于从壁橱里取出被褥时,颇费了一番周折。一旦再在狭窄房间的一端铺上被褥,那么,六铺席大的房间就更是满满当当了。

弗拉可可屋的正前方就是人行横道,夜里,信号灯的红光会透过没有帘子的窗户照射进来。不时有一些车辆毫不顾忌地疾驰而过。即使从叠盖着的几层被褥里探出头来,呼出白蒙蒙的气息,心底也不觉得有什么凄凉,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话虽这么说,但因本人是个夜

猫子,所以,真正躺下时,要么是深更半夜,要么是黎明时分了。

有时候,不是被月光,而是被海猫的叫声惊醒过来。这附近是没有海的,所以,按理说不可能有海猫出没。没准是在某个远处的工厂里,那些生锈的机器在嘎吱作响吧。可一旦闭上眼睛,聆听着那些持续传来的嘎吱声响时,脑海里浮现出的却是荒凉的海岸。一边臆想着不可能存在的大海,一边懵懵懂懂地再度坠入了梦河。

起床时大都已经过了正午。常常要睡上九个小时,甚至更多。听说人睡过头很容易陷入忧郁状态,心里不禁有点后怕。

没有餐具和冰箱,不可能自己做饭,但开水还是可以烧的,所以,简单的饮食倒也能够凑合着应付。只是没有暖气让人有点难受。但出门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家大型的廉价商店,很容易就能买到电被炉^①。不过,要是真的买了什么,又不打算长期住下去,未免有些不算。而这一点至今也尚未确定,所以,就盖上好几床被子来姑且凑合着。

从窗户朝外面望去,只见人行横道的对面是一家摩托车店。店铺的玻璃门常常是敞开着的。里面可以看到好些卸下了前轮的摩托车和崭新的踏板车,但却看不见店员的影子。摩托车店的右邻是一间肉铺,左邻是养乐多^②的专卖店。阳光似乎罕有的强烈,于是,我决定打开窗户换换空气,顺便晒晒被褥。想必是在壁橱里搁放太久、没有动过的缘故吧,被褥散发着一股霉味,有些潮湿。我把垫褥和床单合在

① 日本常用的家电用品。在小炕桌上铺上被子似的电热毯,人们将脚伸进去取暖。

② 即日本 Yakult 公司,全球最大的活性乳酸菌饮品制造商。

一起，搭在窗棂上，用竹拍子轻轻地敲打着。我一开始倒还干得兴致勃勃，但无论怎么拍打，灰尘都不绝而出。我终于不耐烦了，就甩手撂下了拍子。

由于水槽的水管坏了，所以我只得带上水壶，在狭小的玄关处趿拉上鞋子，跑到外面去打水。推开薄薄的房门，一道铁制的楼梯向左而下。在楼梯平台处的对面，恰好是八木家的阳台。八木就是弗拉可可屋的房东，也是这一带土地的主人。因为阳台很宽很大，给人一种八木家离得老远的感觉。阳台上晾着两排东西，也在晒着被褥。

手上晃荡着水壶，沿着楼梯而下，看见八木的女儿正蹲伏在店铺的后门口。在弗拉可可屋的后门与八木家之间，有一片没有铺柏油的空地，成了店里的停车场。不过，店长白天要出门去进货，所以，八木的女儿就在那片空地上捣鼓着她的活儿。

据说眼下正忙于毕业创作，所以，一只手上总是拿着折叠式的锯子。此刻她正把方材锯成好些细小的木块，但究竟要做什么却不得而知。

八木的女儿看见我，常常是要么只小声地嘟囔一句“哦”或者“好”什么的，要么就沉默着，只是点个头表示寒暄，几乎从不交谈。她正忙着毕业创作这件事，也是店长告诉我的。这么说来，应该是美术大学的学生吧。我也只是微微点了个头，径直走向弗拉可可屋的后门处去取水。那儿的墙壁上安装着用来洒水的水管。我把胶皮管的前端拿在手上，然后拧开了龙头。看似坚硬的胶皮管蓦然动弹了一下，稍后便流出了水来。我把胶皮管的出水口塞进水壶，等里面储存了三

分之一的水量，就关掉了龙头。我站起身来，甩手放开了胶皮管。只见它耷拉在地面上，让余水缓缓地流淌在地面上。胶皮管里残留了超出预想的大量余水，在地面上画出一道细长的水痕，一直流到了八木女儿脚边。但她只是挪了挪脚，避开了水，不仅没有责怪我的意思，甚至连瞅都没有瞅我一眼。她经常是绷着一张脸。该怎么来形容呢？就像是被人殴打后，回过头瞪视着对方的那一瞬间的表情。

我回到了楼上，开始烧水。我一边观察着燃气灶上的火苗，一边搔了搔后背。自从一周前搬到这里后，还一直没有去过澡堂。因为怕冷水刺激牙齿，所以，就把温热水倒进杯子里刷起牙来。然后用剩下的开水洗脸。店长吩咐我大致在“午后一点开店”。当我再次下楼时，八木的女儿已经不见了踪影。沿着八木家庭院里的小径往前走，再穿过一个不失气派的大门，来到正面的大街上，紧挨着的左邻就是弗拉可可屋了。

瑞枝正站在弗拉可可屋的前面。她是弗拉可可屋的常客。据说她就住在对面养乐多专卖店的后面。店长吩咐道：“尽管她什么都不买，你也别冷待她哟。”

“瞧，招牌——”瑞枝用手指着上面说道。我不由得回头一看，只见弗拉可可屋的招牌被晾晒在窗棂上的被褥遮住了左半边。

我“哦”了一声，连忙解释说，因为碰上了久违的好天气，所以就把被褥晒了出来。——你，是住在二楼？她用不无感慨的声音问道。瑞枝与八木的女儿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人一种熟不拘礼的感觉，总是用有些沙哑的嗓音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话。刚认识不久，她就马上